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拿破仑 下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钱质熵 译



万卷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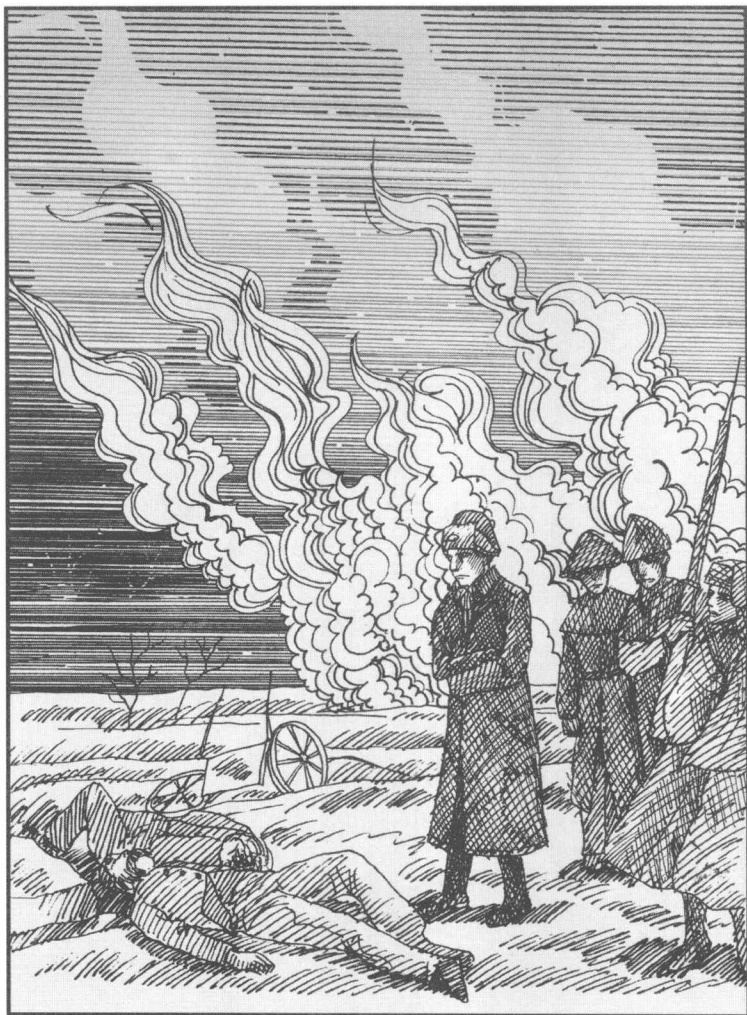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

拿破仑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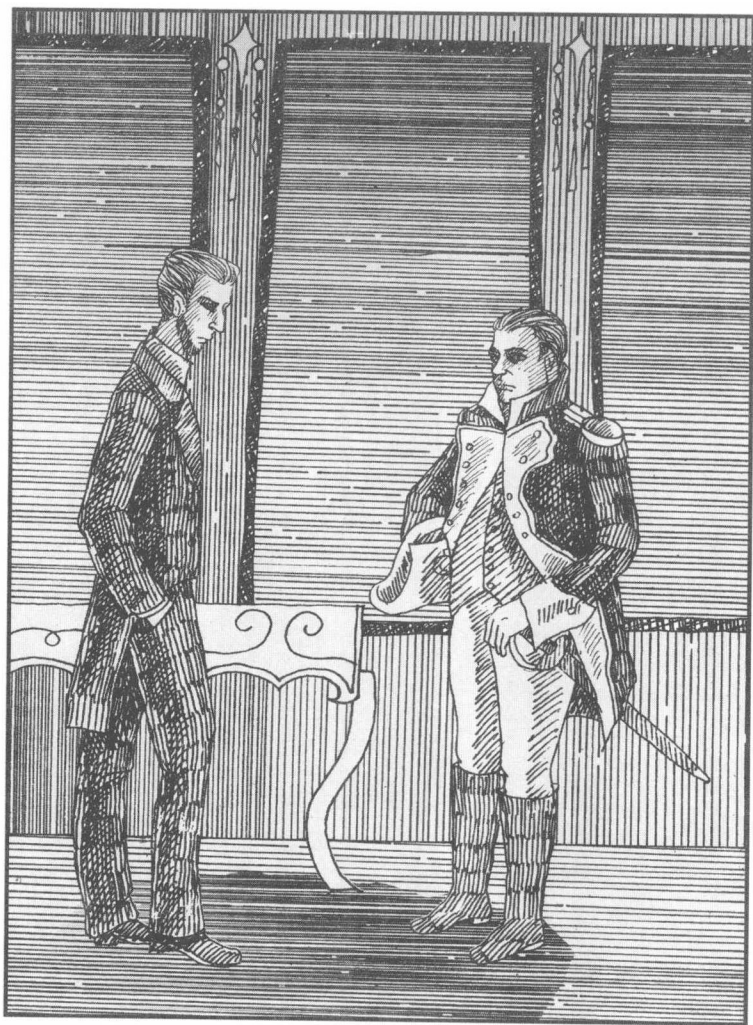
译者：钱质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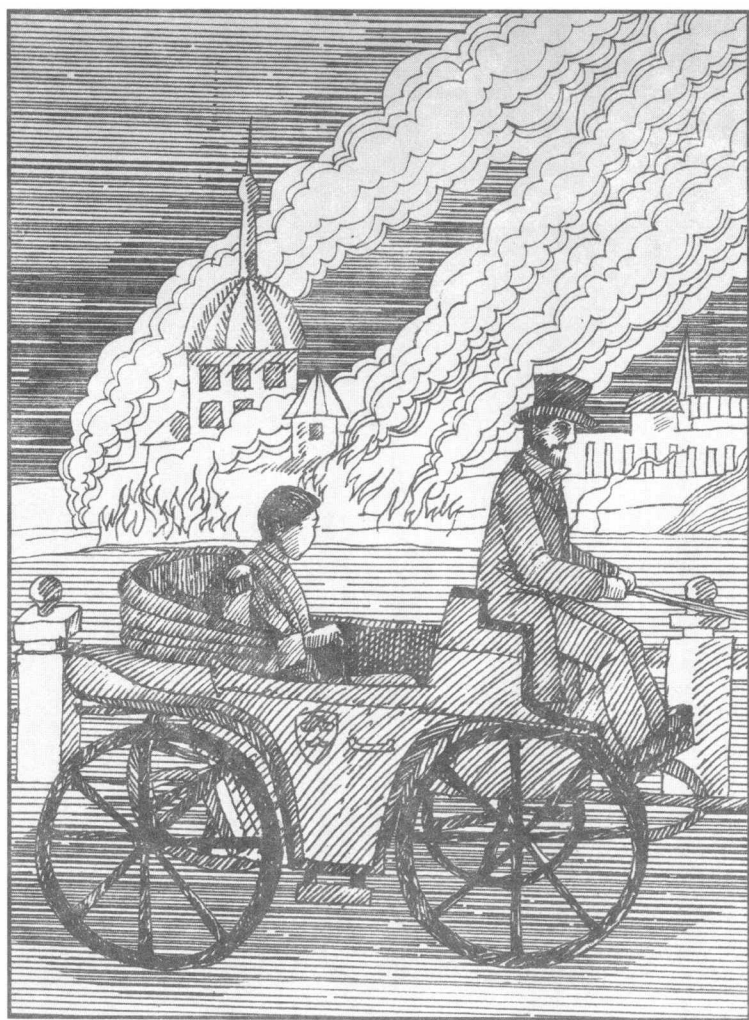
万卷出版公司



看一下经过太阳的曝晒而失去生机的大草原上的皇帝。他面前是浓浓的烟火，那是他尚未抵达的村子在熊熊大火中燃烧；他的身后是刺鼻的气味，那是尸体腐烂散发出来的。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与他没有习惯的高温让他的胃痉挛一次又一次地发作。他再也无法骑马了，因为车辆总是出现问题，他不得不徒步跋涉，和他一起的是所有的参谋人员，他们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将在什么地方打仗？



在这儿，我们又一次看见了那个生来就是军人的人面对生来就是国王的人的时候所显现出的自豪。在这儿，我们看见了波拿巴将军。



他坐车又向前挪近了一百步，能够看见塞纳河的水了。可是水面上倒映的是什？原来是敌人的营火！入侵者正在前哨基地吃饭和歌唱，而皇帝与两辆驿递马车和几个仆人在河的左边，在夜色的遮掩下想着他们。



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年就这样开始了。他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出现什么样的事情都必须住在这块岩石上。因为谁都没有表示愿给他创造一片绿荫，在连续一年时间的争执和对他的打算的阻止以后，他拿定主意要为自己修建一个花园。

目 录



卷四 大海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3
第四章	17
第五章	28
第六章	32
第七章	36
第八章	41
第九章	45
第十章	49
第十一章	57
第十二章	62
第十三章	66
第十四章	71
第十五章	82
第十六章	92
第十七章	99
第十八章	107
第十九章	111
第二十章	120
 卷五 岩石	 123
第一章	123
第二章	125
第三章	131
第四章	138

第五章	143
第六章	147
第七章	155
第八章	156
第九章	159
第十章	163
第十一章	168
第十二章	172
第十三章	180
第十四章	185
第十五章	187
第十六章	192
第十七章	196
第十八章	200
第十九章	206
第二十章	210
后记	212

卷四 大海

第一章

拿破仑脑子里早就存在的数学和幻想之间的斗争已经成形，这种斗争的结果如今将决定他治理世界的历史。

如今是他成功的巅峰。和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姻使他的信心增加了，为了这次联姻，他和很多年婚姻生活形成的熟知的关系都断绝了；有了一位法律所承认的继承人增加了他的信心，这个继承者的出生带给他这位冒险家的皇朝一个强有力的精神上的支柱。他抑制住暗中策划的活动，着手控制每一个政党——他像十一年以前一样重新获得了自由，那个时候马伦戈战役的获胜保证了法兰西国家内部发展所需的安静。英格兰固然尚没有被征服，不过俄罗斯好像依旧与法兰西保持着友好关系；西班牙固然还没有被征服，不过欧洲由勒佐卡拉布里亚至哈默菲斯特全都和法兰西结成同盟，这便是依靠法兰西的婉转的说法。他有生以来最后一次自由地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倘若他只是一位数学家，他便会满足于在衰落后兴盛起来的查理曼帝国范围以内进行计算，治理世界的幻想便会使位于以法兰西为首的欧洲合众国得以实现。倘若他仅仅是一个幻想家，他便会像第二个亚历山大一样准备向恒河进军，英格兰只不过是他的进攻印度的一个推辞。不过他不仅是数学家也是幻想家，因为他不承认他的危险。由于作为一位计算者，他不了解一个显而易见的难以用数字来表现的真正原因。西班牙与德意志不穿制服的人的喜怒无常不在一位军事统帅的计算范畴以内，这个统帅是以军团与大炮来想像的。不过这种喜怒无常应当在他作为一位先知的视线以内。

于是，在这些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期，他的继承人来到世上以后，他的下一场战争计划进行以前，他的思想被两种基本的冲动交换控制着，以后完全取决于着手行动的时刻到来的时候那种冲动居于上风。他那被唤醒



的想像会指点他大胆地冲撞愤怒的民族具有危险么？他的计算才能对他显现在通往东方的漫漫长路上等候着他的危险么？假如他在两方都出现错误会怎样？如果是这样，他的全部世界肯定会化成灰烬。

他觉得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正在渐渐成熟。除去我们正在提及的两种才能以外，第三种能力也在成熟：命运感。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言语，或者极少表达的语言，如今说了出来：“我觉得自己正在被逼向一个尚且不明的目的地。而只要我到达那儿，只要我再也没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任务，一个原子便能够把我打倒。到了那时，什么人都无法伤害我一丝一毫。而来日不远了。”

的确是来日不远了，并且这个预言当中已然显示出引退的征兆，虽然他尚不知怎样引退。如今，在通往这个凄惨结局的道路上，他心底深处的清晰的眼光变得不再那么清晰了。不过他自己把进攻俄罗斯的战役称作“第五幕”，虽然他并不非常明白这个词汇的内涵。比如他年轻时代的语调在新的和声中响起。“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三十岁的时候他在尼罗河畔曾这么说。如今四十三岁的时候，他在国务委员会声称：“如果我还在这，这一切全都在，而我不在的时候则或许不然。或许我离开人世之后，倘若我的儿子能够保证一年四万法郎的进项，他便会感到非常优裕了。”

不过与此同时，他的热忱也在增长。从他感到〈因为天才的增长〉自己已然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时开始，从埃及战役之后，他始终受某种虔诚信仰的影响：他天生会成为又一位亚历山大。如今，他第一回具有了实施自己策划的力量，他想用数字来代替梦想么？数字在世界上根本不比梦想更为重要。大法官对他恭祝新年的时候，他似乎顿时返老还童一样答道：“倘若三十年后你仍然能够如此向我道贺，我一定会特别高明。”

拿破仑向来都不曾特别高明过，不过他一直都很聪睿。当他看到自己的商战对他的祖国不利的时候，他不考虑自己下达的禁令，准许由英格兰进口一部分原材料与染料，一方面是由于法兰西的工业迫切需要这些原料，另外一方面由于它们是巴黎人不可或缺的奢侈品。走私贩不久在每一个大陆国家挣了高额利润，他们只进口皇帝想要阻拦他重要的敌人经售的殖民地产品，接着把这些货物用极高的利润零售。欧洲最聪明的商人会叫走私分子抢走自己的好处么？他想亲自左右这个交易，因此他对他的特工人员可以在大陆上找到的一切殖民地产品征收二分之一的税，接着把这笔进项记在法兰西账上。所以与此同时，他将能够找到的一切英国羊毛纺织品都一把火烧了，他又给不合法的利润制造了机会，这些利润非常优厚，

为了它人们会不考虑严重惩治的危险。他必须进行游击战，就像在西班牙一样，虽然此次他是用贸易当作武器进攻那个店小二民族。

这同样是一场法令战。因此巴黎严禁和英国所有的交易，伦敦把准许一切中立国的船只停泊在被封锁的港口当作回报，不过增加对它们征收的税。巴黎对这个举动进行反击，宣称停泊在伦敦或者马耳他的中立国船只能有遭受逮捕的危险。伦敦以派出挂着假旗的船只当作回应，巴黎马上搜查一切在地中海水域做交易的商船。美国政府严禁它的公民同欧洲做买卖，也不准他们和欧洲大陆有什么个人来往。不过皇帝对美国人承诺种种优厚的条件，只要他们不把船只停泊在英国港口。因为想要控制海外贸易而造成的这种局势很不寻常，拿破仑想以此来剥夺其他人在海上自由来往的权利！

皇帝的期望在渐渐地增加。英镑的报价依旧是十七法郎，英国银行渐渐没有了支付的能力，国会中的反对党不赞成接着作战。虽然这样，他的和平的提议遭受拒绝。西班牙发生的混乱不但是因为英国的反对态度，同样是它的结果。

依旧有一支拥有二十五万人的军队驻扎在西班牙。尽管竭尽一切能力，威灵顿的三万人马没能被赶跑，因为由军官与僧侣领导的当地的起义队伍坚持游击战，进攻法国入侵者。皇帝和教皇的争论加强了僧侣们的恶意。在比利牛斯山的北面，法兰西儿童听人说拿破仑是天主派来的代表；而山南面的西班牙儿童学的是皇帝是魔鬼的再现，杀害一个法兰西人便是做了一件让无所不能的神快乐的事情。

在这么一个疯狂的地方，简直没有留下什么正规军叫法兰西人去攻打，拿破仑的将领觉得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分裂开始盛行，马塞纳受命去进攻葡萄牙。这个时候，拿破仑也抢走了约瑟夫四个省份。国王去巴黎要收回命令，皇帝宣称是他的哥哥割让的这些领地。拿破仑任命一个将军去管理一个省，指派一个元帅是最高统帅。这么一来，他通过军事总督坚定地、长久地实施这个罗马式的管理制度，因为他对他家庭成员的统治非常沮丧，特别对几个兄弟的表现十分不满，是他指派他们担当国王。就在这个时候，恐怖的战斗正以强力逼迫马塞纳后退，饥饿与疾病让战斗变得更加恐惧。皇帝一时盛怒，把马塞纳撤职。

拿破仑终于认识到自己一定要亲自出马。元帅、军官，特别是军队里的一般士兵，都迫切地期待他的到来。他显然明白这一点，不过他不去。他惧怕一个疯狂的西班牙人杀害他么？是国家内部的阴谋叛变行为（就



好像他驻扎在阿斯托加附近的时候突然让他返回巴黎的那种阴谋活动)阻拦了他么?在整个帝国处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将陷入南部的一处角落么?西班牙对他来说算得上什么?他挑选了老战友马尔蒙,要他去收拾残局,结束这次战争。

第二个作为国王的兄弟用合理的原因辞掉了职务。拿破仑抢走了他在莱茵河左岸所有的荷兰领地,坚定地要求他消除别的与法兰西有关的保护关税;拿破仑还冒犯了作为商人与海员的荷兰人,以强力迫使他们采取办法反对英格兰(这是最坏的)。皇帝期望两位兄弟分别在自己的王国中反对民族情感,这不但小看了民众情绪的力量,也小看了二人的自豪感,是他以强力让他们做国王的。叫军事总督去敷衍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潮流,抛开对被统治者的怜悯心,这要比叫担负历史责任的国王去做更容易。

路易觉得不能继续忍受皇帝的监护,就把王位让给了他最小的儿子,自己日夜不停地逃离自己的王国,下落不明。拿破仑手底下的捕快在欧洲到处搜寻,最终在奥地利找到了他。皇帝勃然大怒,不过他非常清楚他自己应该比路易承担还要大的责任。因此他不想处罚,而是要他的个人医生前去照顾那个逃亡的人。路易辩白说,他逃走是因为他有病。皇帝写信给母亲,告诉她路易已经找到了。“你用不着牵挂,他这么做只能把生病当作理由。你的儿子:拿破仑。”

在他许多封信里,这一封的签名方式引起人的留意。在这所有的信里,这位欧洲的专治者习惯了向往往是担惊受怕的收信人流露自己的意旨。与此同时,那个逃走的国王如释重负。他在格拉茨住下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写下了三卷本的《玛丽,或爱情的惩罚》,也就是皇帝一度竭力反对的那个与爱情有关的故事。不过,当约瑟夫要摹仿路易的做法,宁愿逃走也不想在一副牌里扮演国王的时候,皇帝那双毫不留情的手却阻拦他隐退。拿破仑觉得,他的哥哥有民主倾向,叫他在巴黎当一个阴谋分子,要比叫他当一个名不符实的首领与军事统帅会造成更不好的影响。因此,约瑟夫只好重新从事作战,而他对这个一无所知,皇帝觉得非常气恼。

这家最轻佻的成员是热罗姆与波利娜,他们正以风流韵事自娱。米拉和卡罗丽娜一直从事旧的以及新的暗地策划活动。提到埃丽斯,托斯卡纳的报纸许多刊载有关她的评论与她打猎队伍的情形,皇帝对她疯狂地要出风头甚至比对她事实上做的事儿更觉得恼怒。他在给她写的信里说道:“欧洲对于托斯卡纳的女大公做什么根本不在乎。”

他的家庭圈子里最可怕的人物还尚未成为他胁迫的对象。因为瑞典原

先的国王和英格兰关系很好，皇帝以强力使他让位给一位叔叔。新的国王对拿破仑忠心耿耿，所以对英宣战。他年龄已经很大了，没有孩子，他觉得奉承皇帝最好的方法无非是指定一个和拿破仑有姻亲关系的人做继承人。于是，约瑟夫的连襟贝尔纳多特出人意料地被提名为瑞典王储，他曾经在作战时期在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交了很多朋友。这是一个复杂阴谋的结果，富歇在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论如何，皇帝将难以反对选择一位法国将领做一位外国王位的继承人，并且他简直无法干预晋升他过去的敌人，此人曾差点儿阻碍雾月十九日的政变，以后又做了拿破仑曾经打算与其结婚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一名出色的军人”，皇帝自言自语地说，“不过没有统治能力，一位老资格的雅各宾派成员，像别的成员一样有点儿神经失常，因此他完全不会稳坐王位……虽然这样，我仍然无法干预，就算只是因为不会做出比叫一个法国元帅坐在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王位上更能够有效地抵抗英国人的事儿……我为脱离他而觉得愉快。”

他的确这样清闲自在么？到现在为止，这些他不相信的人始终在巴黎，在他的严密注视下。

贝尔纳多特非常得意！用不了多久，他总算也可以头戴王冠了，甚至不需要因为这个礼物对那个让人厌恶的波拿巴表示谢意。因此，瑞典王储如今给拿破仑写了一封苦中有甜的信，一方面向他提供士兵与铁，另外一方面是要钱，必须知道，拿破仑一直到前一天还是贝尔纳多特的至高无上的军事领袖。皇帝微微笑了笑，他明白信的弦外之音，因此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他叫人告知贝尔纳多特，他不和王子书信来往，他的死对头不会忘了这个嘲讽。用不了两年，贝尔纳多特便会为了这件事情，为了过去的一切事情进行报复！

看着到处燃烧的熊熊大火，他的恋家癖燃起的大火，皇帝极其懊悔。他对好朋友诉说了亲属与贵族给他带来的失望。这个时候，拿破仑在给一位好朋友写的信里说道：“我根本就不应当给米拉与我二位兄弟加冕。的确是有学不完的知识！……将没收来的土地还给流亡贵族同样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我原本应当将那些土地留下当作国家的财产，给过去拥有它们的人一份不怎么高的收入就可以了。我无法忍受他们，这些旧政权时代的人，他们的装模作样和我严厉的气派全然不同。我个人没有继承任何遗产，不过是得到了不归任何人所有的东西。我原本应当对被任命总督感到满足，我手下的一些元帅甚至开始要高人一等，要独立。”

他总算意识到了做皇帝是可怕的！他的痛苦是他要维护一个皇朝导致



的〈这儿的意思是，反对与天才的精灵需要学习在正统的平庸的道路上行走，拿破仑便是这两个精灵的结合〉。这是他在怯懦的时候出现的结果，他在强有力的时候深信功劳与名誉的不朽，觉得不用通过传宗接代来永垂万世。兄弟、姻亲与元帅不久便会实施报复，他们全都是凭借他才成了光辉的人物。等到他的司命星失去了光彩，欧洲的空中一片烟雾，他们依然要在他的余辉下照射欧洲大陆！

他有一个非常顽固的幻觉：他的幸运会传给他的儿子。儿子来到世上以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招待会，一切显贵人物都前来道贺，施瓦岑贝格家也在高贵的宾客之列。施瓦岑贝格以奥地利驻巴黎使节的身份，为了促成这次婚姻做了不少工作。满怀感激的皇帝来到施瓦岑贝格亲王夫人面前，从上衣上拿下一枚圣甲虫饰针送给她，说道：

“我在一个埃及国王的坟墓中看到了这枚圣甲虫饰针，以后就始终把它戴在身上当作护身符。请收下吧，我再也用不着这样的一个吉祥物了。”

他感到儿子来到人世已让他脱离了所有可能的危险，以后他将非常顺利，他可以再也用不着护身符了！

这些国王、这几位兄弟只是他没有儿子的时候的代替者。如今，当他快乐地望着他的亲生儿子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错了，约瑟芬不能生育子女的可怕性后果更是显而易见。参加过的斗争那么多，以前的年月那么多，自我抑制与自我牺牲那么多，如今很难为这个继承人在他的体系里安置一个主要位置了，这个孩子来到人世未免有点儿晚了。拿破仑生命的节奏十分迅速，一个二十二岁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中尉的人，三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做了皇帝，所以一个人在四十一岁以前早就应当有一个儿子。他曾经不考虑后果地消耗自己的精力，因此他不能满怀自信地希望再控制许多年的权利。他怎么能够合情合理地希望能够保证这个孩子是他的继承人呢？

那真的是一个凄惨的情景。看一眼这个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衰老的人，他在膝上引逗着那个很久以前就渴望得到的小孩，试着将他的帽子戴到小儿子的头上，用早餐的时候望着孩子在地面上爬来爬去，甚至〈在这个小儿子长大一点儿以后〉叫他在书房中到处乱跑。拿破仑玩的是作战游戏，地板上堆满了代表着士兵的小木棍，他正策划着在西班牙灭掉威灵顿。孩子被送到大门前，按照家中的规定，保姆不允许跨过这道门槛，因此拿破仑亲自走到门前接孩子，将他放到摹拟的军人当中，以祖父一样的宽广胸怀叫孩子痛痛快快地打仗。他在镜子跟前微笑着对自己的儿子扮鬼脸，将

他把欧洲征服的那把剑带在这个只有两岁的小儿子身上。他凭借演员的直觉感到，玩笑与郑重其事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消除。想像正在变成现实，但他感到种种真实只是幻象与寓言。

他说，他的儿子“可爱、敏感，那就是我所期望的……我的儿子身体强壮，健康非常。他有我的肺、我的嘴唇、我的眼睛……我的确希望他以后会有所作为。”他用这样坦诚的风格写信给约瑟芬，只给她一人这么写。他非让她保持过去的同伴关系，当她离婚以后在信里把他称作“陛下”的时候，他严厉的斥责了她。“你给我写了一封不友善的信。我永远都是原来的样子，我的感情依旧没变……你不将这封信与你的信作一下比较，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接着你自己就能够看到我们两个谁更为温和，是你还是我。”他不管与谁讲话都没这样坦诚，除了贝蒂埃，他总是称呼他“妻子”。他对约瑟芬惟一觉得气恼的事情就是她经常借钱。他觉得她应当能够节省下三百万津贴的一半。“这样，十年后你便能够给孙子积攒一千五百万……告诉我的身体又恢复了。我听别人说你如今强壮得就像一个真正的诺曼农妇。”不过约瑟芬仍然毫不顾忌地花钱，他就对她的管家说不能继续给她钱，直到找出依据表明她再也不乱花钱为止。

但是他可以说是不再与她见面，同过去的女友也再也没有什么来往。他对婚姻的看法似乎是一个正直的公民，似乎是一个意大利人。此外，以君主的身分，他期望给臣民建立一个好的榜样。因为玛丽·路易丝根本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外国人（她天生愚笨，安于现状，反复无常，不久就将自己当作一个法兰西人），两个人相处得不错。他经常为了她抽出时间，她学习骑马的时候，他耐着性子地走在马旁边；她吃饭来晚的时候他还会等她，他过去是一向都不等别人的。她不怕他，并且还开玩笑地对奥地利使节说，她觉得她丈夫有点儿害怕她。皇帝想给胡浮堡皇宫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认为把妻子幸福的消息传到维也纳在政治方面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他叫梅特涅来拜访皇后，叫这个使节等到有人前来叫他。拿破仑将房间的门锁好之后就走了，他把两个人关了一个钟头才放了他们，接着奇怪地微笑着问梅特涅如今是不是相信皇后真的是幸福的。

这仅仅是开个玩笑罢了，不过他能够在一个做出重要决定的关键时刻开这样的玩笑，这说明他那沉甸甸的心情已经放松了。事实上玛丽·路易丝对他仅有的一个贡献，就是在我们此刻正在提及的这几年中，她生命的活力的确为他带来了极大的慰藉。



不过，这桩婚姻根本没实现人们一心希望的政治紧张事态的消除。幸运的奥地利已经习惯了通过这样和王室联姻来得到益处，它曾经期望新郎能够赠送几个省当作回报的礼物，然而任何东西都没得到。因此，因为那个科西嘉的矮个子让他遭受了羞辱，弗兰西斯皇帝必然更加痛恨。玛丽·路易丝离开以后，胡浮堡皇宫的大门一关，他就无法不以为这桩婚事有损于他的尊严。为除掉他的正统主义思想的疑心，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命令人在非常破旧的托斯卡纳旧文献里查找波拿巴家的祖先，再次与女婿见面的时候，他就可以对后者说，波拿巴的家系能够一直追溯到十一世纪。那个时候，弗兰西斯说，在特雷维索那边有他们家里的人。波拿巴的第一个与最后一个人物立即给予了使人高兴的回答：

“多谢，陛下。我宁愿当我们家族的鲁道夫！”

幽默，不过不聪明，一个暴发的君主讲出这样的话只会在一个世家的后代心里激起愤恨！奥地利皇帝是想赞成或者反对他女婿的这个问题将取决于弗兰西斯情绪的时候（这种事情不久便会出现），对于这件事情的回忆和相似的轻慢也许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拿破仑意识到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如果我和那个呆子搞好关系该多好啊！没准儿在莱比锡平原上，敌军的人数也许会损失十万。”

这个革命家对这个合法统治者的不少方面依旧非常钦佩。有一天，他看见妻子给她父亲写信的时候这么称呼：“伟大的陛下，继承使徒传统的皇帝。”拿破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毋庸置疑，他在暗地里想到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这个人曾经声称他是朱庇特的儿子。

因为教皇，这位继承使徒传统的皇帝对他女婿非常气恼。拿破仑不住地加强对教皇的管束。庇护七世被关在萨沃纳。这个根本不熟悉教会法规的人同自己的顾问们失去了联系，以后又不叫他看文件，便于使他变得服从。一次分裂将要发生，十三名红衣主教没出现在皇帝的结婚典礼上，因为教皇反对费奇宣告的离婚。拿破仑叫人把装着梵蒂冈国务文件的箱子送往巴黎，这么一来，就让人们以为他的确准备使这个城成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都。他召开了一次由他的欧洲帝国的高级教士出席的会议。他敲诈了一份教令，假如出现意见不统一就剥夺教皇的授职权，并且最后以强力使得庇护赞成——起码对法兰西是这样的。

欧洲为了这些事儿而感到烦恼，并且分裂为不一样的派别。大体上，俄罗斯与波兰因为事态对教皇不利觉得愉快；普鲁士与英国当然大为高兴；不过让人普遍觉得惊讶的是，教皇国的居民也和皇帝站在一边。这

个小小的国家如今双重地丧失了自己的主人，它愉快地接受拿破仑法典、现代教育、合理的管理体制、气氛热烈的道路建设与蓬蒂内沼泽的排水工程。这个革命之子早已将古老的罗马精神带到了巴黎，如今他又把新兴的革命实践由巴黎转到罗马。拿破仑正是这样把桥架了起来。

被逐出教籍的皇帝狡猾地要将灾难嫁祸于教皇。在新吞并的荷兰，他在新教徒面前接待神职人员的时候这么责斥那些主教：“你们相信的是格列高利七世的宗教么？我不是。我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他曾讲过‘将凯撒的事情交给凯撒管’。按照同一经文，我将天主的事情交给天主管，我从天主那儿获得了君权。不过我佩带着世间的剑，并且知道怎样用它！天主设立御座。我并非自己登基的，是天主把我扶到上面去的！你们这些可怜兮兮的人们要反抗么？你们不愿意替自己的君主祈祷，因为罗马教皇已经把他逐出教籍了，难道不是么？你们觉得我是那种亲吻教皇脚尖的人么？……你们这群傻瓜，向我证实耶稣任命教皇当作他的代表，证实教皇有权利把一位君主逐出教籍！……做一个良民，在《教务专约》上签名。你，主教先生，必须采取行动，别叫我再听见这种事情。”

拿破仑这样荒唐地歪曲了他心底深处的思想。他完全不相信他在这儿的大声吼叫的一个字，并且在暗地里嘲讽这种官方的教义，就像他平常所做的一样。但是，他当着教皇的面给自己戴上的那顶金冠上如今又加上了一点儿神授之权，这令那顶皇冠戴起来非常沉重。

第二章

“请告知我为什么斯特拉斯堡周围的盐价上涨了一个苏。”

这么问过国防部以后，随即就是给海军部发布一道命令：在以后三年的时间中建造两支完备的舰队——一支大西洋舰队与一支地中海舰队，后者进攻西西里和埃及，前者进攻爱尔兰。西班牙的局面刚有好转，就准备一八一二年远征好望角。一支由六万到八万人组成的军队必须准备好攻打苏里南和马提尼克岛。“避开敌人的巡洋舰以后”，远征军将瓜分两个半球。

我们看见，如今，当想像将要演变成冒险的时候，这个国父精确无误的观察和一个世界征服者疯狂的计划紧紧地结合在一块儿。这正是拿破仑此刻的计划：他事实上要实现过去征服世界的梦想。

“你希望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么？我们希望和欧洲中止关系。接着